

圖俠劍正雍



翻 才 所 版
印 准 有 權

1936 . 出版

者

杰

森

印刷者

東

亞

書

店

發行者

東

亞

書

店

上海霞飛路新益里

上海霞飛路新益里

分銷處

各地

各大書局

雍正劍俠圖 (卷六)

(常杰著)

却說貝勒爺看着心中思想，正在出神之際，就聽旁邊有人說話，說道，爺台您看着這房子有點異樣吧，貝勒爺聽旁邊有人說話，倒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却原來是方才在門前站着的那個跑堂的伙計，書中代言，方才在門前讓客的那個伙計，他就在樓上當了過賣，見衆人上樓，自己也就跟上來啦，算計衆人業已落了坐，必然要酒要菜，萬沒想到大家不入坐，圍着樓上往四外瞭望，伙計心中說，這幾不是吃飯來啦，是逛樓來啦，伙計跟着轉了個灣，由南面直轉到北面，見這位客人手扶着樓窗，目睛向北面觀看，看了老大半天，夥計忍不住的問道，您看着異樣吧，貝勒爺聽夥計這一問，遂說不錯，我看這三座宅院很好，當中怎麼沒有人住呢，夥計說道，是不是，我就算計您必是這句話，必然疑惑當中這座宅子是鬧鬼，爺台您想錯了，方才上樓的時候，大概您看見我們這個字號啦，叫至友樓，提起來您也愛問，我也愛說，我姓王，皆因我愛說話，人送我一個外號，叫話把王三，你八家看見了沒有，上下這兩所宅院，住的都是我們東家，當初都是保鏢的，東邊住的姓高名麟，字田，外號人稱鐵戟將，西邊住的姓鄭名奎，字天雄，外號人稱神刀紅眉叟，在鏢行很有名望，說這話有二十年啦，他們二位結交一個知己的朋友，姓洪名利，字丙南，外號人稱左臂神刀，也是鏢行的人物，老哥兒三個情投意合，可就拜了盟兄弟啦，原先我們這個莊子叫鄭家莊，就皆因我們二位東家交了這位朋友，打算要把莊子改個名子，叫三義莊，老哥兒三個商量好了，要把房子落地重修，修蓋都要一個樣兒，這位姓洪的是東西湖城柴河口的人氏，我們二位東家打算商量好了，預備車輛，把盟嫂接了來，在一處同居，這位洪爺不讓我們二位東家去接，說的也好，何必又勞動你們呢，我去把你嫂子接了來，你們還見不着嗎，我們二位東家也不敢再三的勉強去，洪爺就走啦，接家眷去啦，一

去就沒回來，後來我們東家一打聽，可了不得啦，柴河口發了大水，這位洪爺出外面訪友去啦，一家子都被水沖了去啦，我們二位東家一聽這個信，可就急啦，把家中事情安置安置，老哥兒倆背上小包裏，前去訪洪利洪丙南，這一去可就是整整的六年，也沒把這位洪老員外訪着，趕到回了家中，只因盼望良友的心切，原先這都是民房，我們二位員外拿錢，把這個房買過來，在這裏蓋了一座飯館，字號叫望友樓，取其盼望朋友的意思，這個飯館裏賣錢多少都不要緊，就爲的是我家二位東家，來到樓上吃會子茶，把樓窗兒開開，就站在您站的這個地方，就看着中間這所宅院吊淚，您沒有看見嗎，這三所宅子，都蓋的是一個樣，不但房子蓋的一個樣，裏面的木器傢俱擺設也都是是一個樣，連尿桶都是一個樣，這老哥兒倆，天天站在這個樓窗看着這所宅院，就如同看見良友啦，哥兒倆看着這所宅子傷心，扶着樓窗兒吊眼淚，你老人家不信，看看你腳底下那都是眼淚的痕跡，說句謊話吧，淨眼淚流了有八大盆，再者，世界上交朋友，人人都說桃園三結義，咱們可沒看見，要我們東家拜這盟兄弟，真可稱得起世界上沒有，貝勒爺把跑堂的話全都聽完，叫道，話把王三，你見過這位洪老員外嗎，王三接着說道，尙沒見過呢，貝勒爺說道，我與你見見，回頭望着洪玉耳說道，你過來，洪玉耳趕緊過來說道，爺你老人家有甚麼事，貝勒爺對着話把王三，用手一指洪玉耳說道，我與你見見，這就是丙南公洪利的少公子，名叫洪玉耳，伙計閒聽，用目上下打量打量洪玉耳，口中說道，這就是那位洪少爺，玉耳答言說道，不錯，正是在下，只因奉我父之命前來，與我二位叔父請安，我父不久前來，有勞你替我回稟一聲，我的名子叫洪玉耳，千萬說明白了，夥計閒聽，趕緊行禮說道，原來是少爺到啦，恕小子未能遠迎，我這裏給你行禮啦，說着話，就要跪倒磕頭，洪玉耳趕緊把他扶住，王三說道，你在此稍候，我去去就來，一面說着話，一面往後倒退，你倒是留神樓口哇，一脚登空啦，順着樓梯咕嚕下去啦，滾在樓梯之下，差一點沒把脖子閃了，爬起來報信去了，樓上貝勒爺一千衆人，看着話把

王三倒是可笑，貝勒爺心中又贊嘆，高麟鄭奎交友的至誠，衆人在樓上將要落坐，就在這個工夫，就聽下面樓梯騰騰一陣亂響，首先上來了二位，前面走的這個人細條身材，白淨面皮，眉清目朗，準頭豐滿，脣似塗硃，大耳有輪，花白鬍子股小辮，領下三絡黑髯，身穿寶藍綢子褂，腳下白襪雲鞋，精神百倍，後面跟着一人，身量不算甚高，身穿米色綢子長衫，藍綢子中衣，白襪雲鞋，往臉上看，原來是個天老，黃髮蓬蓬，鬍子股小辮，白生生的臉面，兩軍黃眉，一雙黃眼，鼻如懸胆，脣似塗硃，黃茸茸的鬚鬣不多，也很精神，後面跟着四五個家人，一同上得樓來，貝勒爺就聽前面走的，那個人說道，洪玉耳姪男在那裏，洪玉耳只因沒有見過二位叔父，遂向前搶步，口中說道，那位是鄭叔父，那位是高叔父，姪兒洪玉耳上前參見，前面細條身材，三絡墨髯的接着說道，我叫高麟，後面那個人又接着說道，我叫鄭奎，洪玉耳聞聽趕緊向前跪倒行禮，口中說道，姪兒參見二位叔父，高鄭二位急忙伸手相攙，遂說道，姪兒到此汝父何在，洪玉耳接着說道，還有幾位英雄俠客在此，孩兒願借叔父宅第談話，望叔父頭前引路，高鄭二位抬頭看了看老少的英雄，情知有事，只得抱拳向衆位說道，此處亦非談話之地，請衆位寒舍待茶，貝勒爺趕緊抱拳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就到貴府打攪，於是大家一抱拳，高鄭二位頭前引路，順着樓梯下樓，出離了望友樓，夠奔西宅院，鄭宅而來，來到鄭宅門首，鄭奎往裏面相讓衆人，貝勒爺在前面走，進了大門，裏面一斷花瓦子牆，當中月亮門，迎面的木頭影壁，進了月亮門，裏面是東西配房，當中大廳，衆人來到大廳的門口，家人起籬籠，往裏面相讓，裏面是三間一通連，屋子裏面是雪白粉壁，几榻光明，牆上掛着名人字畫，挑山對聯，洪玉耳看衆人進到屋中，趕緊說道，二位叔父我與你引見引見，說着話，用手指貝勒爺說道，這是國家多羅貝勒爺，姓胤單字名禎，二位聞聽，原來是貝勒爺駕臨，趕緊跪倒行禮，口中說道，不知貝勒爺大駕光臨，恕村民未能遠迎之罪，貝勒爺趕緊伸手相攙，說道，不可拘束，咱們還是隨便談話的好，高鄭二位站起

身形，洪玉耳跟着與侯童二俠相見，高鄭二位俱都相見已畢，洪玉耳又與司馬良，夏九齡，楊小香，楊小翠，與高鄭引見已畢，然後大家彼此讓座，仍然將貝勒爺讓在上手，衆人按次序相陪，家人獻茶，茶罷攔盞，鄭奎向洪玉耳說道，你從何處至此，汝父現在那裏，洪玉耳遂就把遭水災遇救，父子對刀相認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，高麟鄭奎將話聽完，不由得嘆息，遂又請示貝勒爺因何來到敝處，此時貝勒爺也就不瞞着啦，就將自己與童林出都聘請鎮東俠，兩次州擺擗，過湖南路過楊家莊，拜訪楊萬春，巧遇洪玉耳，前後的情由，也就說了一遍，只願這麼一說話不要緊，天色到了已牌已過，鄭奎想起來啦，向洪玉耳問道，你們爺幾位還未能打尖吧，洪玉耳帶笑說道，我們爺幾個要是打了尖，焉能夠得了望友樓呢，我們倒是未打尖，鄭奎聞聽說道，這是怎麼說的，只願大家談話，忘了大家用早飯，趕緊命家人到櫃上，教他們預備酒菜，家人答應一聲，轉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進來手下人擺設棹椅，擦抹棹案，擺上杯箸菜碟，鄭奎請貝勒爺並同二位俠客入座，說道，爺大駕光臨，來到敝村，不過是薄酒素菜，請爺你包涵着點用吧，貝勒爺在旁邊早就看明白啦，心中想了半天，看起來江湖道，何等的義氣，只要見着，就像一家人似的，今又見鄭奎至誠相讓，未免更透着心中歡喜，遂說道，既是自家人，我們也不客氣，來到就要攪擾，咱們大家是隨便坐，說着話大家入座，仍然還是兩棹，兩邊小弟兄五個，正當中貝勒爺，上坐二位俠客，與二位員外相陪，家人添酒上菜，大家彼此談心，等到用完了飯，天可就不早啦，申牌已過，童林打算跟貝勒爺商議告辭起身，怎奈鄭奎十分挽留，爲的是讓他們小弟兄多親近幾日，貝勒爺見鄭奎如此挽留，只得應允，明日起身，大家散坐閒談，直頂到用完了晚飯，時間已至初鼓之後，二位員外是怕衆位一路上的勞乏，恐怕多談不便，遂命家人把西廂房收拾乾淨，南裏間教五位小英雄住，北裏間請貝勒爺三位安息，家人都預備好啦，家人收拾齊畢，稟知員外，教老員外站起身形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論起來應當陪着衆位多談，皆因怕大家一路勞乏

，請大家早些安息，明天早晨再談，貝勒爺站起身形說道，二位員外，我們來到貴莊，多蒙員外如此的招待，我們在貴府打攪，這真是出乎情理之外，鄭奎含笑說道，這就是你賞臉賜光，恐怕我們還巴結不上啦，說着話，就叫家人掌燈，家人早就把燈光掌上，鄭奎起籠籠頭前引路，由上房屋中出來，夠奔西廂房，來到屋中燈光明亮，進了堂屋，來到北裏間，貝勒爺一看床榻之上，被褥業已收拾齊整啦，三位在床榻上纔坐，五位小弟兄在地下站立，員外向五位小爺說道，你們回頭在南裏間屋中安息，晚間若要小便，你們就出離西廂房，往北靠着上房的西邊，有個夾道，夾道西邊有一個角門，出離角門，有一個西誇院，隨便走動都可，我也要告辭，歇着去啦，遂向貝勒爺告辭，二位員外出離西廂房，夠奔上房，到上房老哥兒倆也得商議商議，若要盟兄來了，把當中間這所院子也得收拾收拾，盟兄是既然失家，也得與盟兄籌劃，二位員外夠奔上房去了，單提貝勒爺，看着他們小哥兒五個，在地下那兒站着，貝勒爺說道，你們也睡覺去吧，司馬良答應一聲，帶着他們哥兒四個，出了裏間屋，來到外間屋，遂向夏九齡說道，我要出去告告便，你們睡覺去吧，夏九齡說道，我也去，去問道，他們三個人說道，你們怎麼樣呢，洪玉耳說道，我沒有尿，夏九齡說道，不行，你們沒有尿，也得跟着去，擠一點，司馬良一摸腰間練子錘，還沒放下啦，還在兜囊之中帶着啦，又一想也就不必取出來啦，司馬良遂帶着他們小哥兒四個，出離西廂房，夠奔北邊的夾道，又一看月色如銀，清光似水，照如白晝一般，來在夾道一看，果然西邊有個角門，哥兒五個出離角門，一看四四方方一個大院子，靠着南面堆着好些木頭，磚瓦，書中代表，這是鄭奎新近買過來的，那麼一座院落，打算要蓋房，還未蓋，司馬良一看院子裏很亮，怎能夠站在那兒就溺尿呢，一回頭看見自己住的西廂房後房山，有一片黑影兒，皆因是月亮纔由東面上來，照不着的緣故，司馬良向衆人說道，莫若咱們就在這邊走動倒好，夏九齡說道，您別忙，咱們既然是拜了把兄弟啦，溺尿咱們也得有個次序，大哥您站在北邊，您是頭

一個，我是第二，洪玉耳是最末，誰讓他是老兄弟呢，洪玉耳一聽心說，這倒好，溺尿我都在後頭，司馬良站好，大家按次序站好，其實就是司馬良一個人要溺尿，他們幾個人都沒有尿，被夏九齡這麼一搗亂，彼此都是小孩的性質，又好玩皮，沒有尿也得跟着比着，這五個人將要溺尿，猛聽得嗖的一聲，可把這哥五個吓着啦，尿也回去啦，五個人就往地下一扒，借着月色的光輝，就見由打西牆竄進一個人來，看的真而切真，一矮身形，直夠奔東北，趕情東北角東牆上有一個小角門，賊人夠奔這個角門，正由他們面前經過，分外看的清楚，看賊人混身上下一身青，頭上青絹帕罩頭，斜拉麻花扣，身上穿三串通扣夜行衣，寸排骨頭鈕，黃絨繩勒成十字絆，背後勒着刀，三藍的水裙，兜襠襯褲，脚下酒鞋白襪，打着裹腿，皆因他走得快，五官看不清楚，司馬良到了是比他們哥幾個明白一點世故，一看就知不是好人，司馬良隨着一矮身，也就跟下去了，後頭就是一串，這個小子也是不走運，命中犯五鬼，司馬良眼見這個賊人並不竄牆，順着角門進去啦，司馬良一看，就知道這個賊是外行，論起來綠林道，逢門不能擅入，不應當走門哪，趕到司馬良來至門首，往裏面一看，原來是一座院落，北邊明着，五間高樓，兩傍邊的明樓梯，就見樓上西邊的三間，沒有燈光，東邊這兩間燈光明亮，有婦女的人影兒，在窗紙上亂恍，並有說話的聲音，就見這個賊人，身形還是真快，早就上了樓啦，蹲在窗戶台下，用胳膊肘膀住窗戶台，大概是把窗櫃紙戳了個窟窿，往裏面觀看，司馬良又見樓下擺着荷花缸，兩傍擺着的花卉，一盆挨着一盆，沒有容足之地，難以動手，此賊夜內入宅，專奔後樓，必不是好人，務必將他當場捕獲，自己想到這裏，將身形一矮，施展矮走蛇行式的工夫，夠奔東西樓梯，後面衆小弟兄，也就跟下來了，來到樓下，順着樓梯而上，衆人是魚貫而上，司馬良早由腰間取出亮銀練子錘，來至在賊人身背後，賊人只顧向屋內觀看，不防後面來人，這就是賊人的報應循環，那麼他往屋內看的甚麼呢，書中代表，這位鄭老員外膝下無兒，只生一女，年方一十七歲，乳名玉蘭，

鄭老員外夫妻愛如掌上明珠，終日跟隨乳母在後樓習學刺綉，姑娘的女工針黹甚好，如今天交初鼓，安息太早，故而在燈下刺綉，常言有句話，燈下觀美色，那看着怎麼樣呢，賊人看見屋中的美人，果然是長的好，看着怎樣的好看呢，好看就得了麼，何必你多問呢，著者說書說到此處，自己原有份心願，因為別人每逢說到淫賊夜間採花，賊人在窗櫺外往屋中觀看，女子如何標緻，何等的美妙，怎樣的嫵娜，必要描寫的清清楚楚，肉離見骨，惟有在下不然，本來說書與著書關着一份口筆之德，著者的志願，若遇好家婦女，無非就是輕描淡寫，並非是著者不能拈瓜露子寫出來，等待咱說到後部，我再細細的寫出來，後面有得是淫婦淫女的故事，可是這麼着，若寫的不像人話，諸位可別嫌厭氣，此時無非暫表賊人站在外面，往屋中觀看女子長的美美就是了，賊人只見前面的美色，不顧後面的報應臨頭，司馬良見賊人如此的舉動的概不由己的氣沖牛斗，手擎亮銀練子錘，有心要把賊人打死，又怕沒有活口，自己一想，莫若用練子錘將賊人雙腿繞住，往回一拉，拉倒了他生擒活捉，想到這裏，雙手一抖練子錘，嘩啦一聲，將賊人雙腿繞住，賊人一覺雙腿繞住，可就逃不了啦，賊人想要脫逃，那焉得能夠，司馬良雙手用力一帶，賊人的樂可就大啦，整個鬧了一個嘴啃地，司馬良向前趕步，用磕膝蓋點住他的後腰，回手解賊人的繩絨，搬肩頭，攜二背，四馬倒攢蹄，將賊人寒鴨鳧水細好，屋裏面可就有了聲音啦，乳娘與小丫頭們在屋中陪着姑娘作活，聽窗櫺外嘩啦一聲就知道外面必有匪人，一齊喊道有賊，司馬良衆人在外面業已當場將賊拿住，就應當告訴婆子，我們將賊人業已拿住啦，也就不至於大驚小怪啦，無奈這些個人，俱都是小孩子的性質，夏九齡這小子更玩皮，他不論這個地方是甚麼所在，他站在樓上大聲喊嚷，喊道，後樓有了賊啦，這一嗓子不要緊，司馬良一聽他這一嚷，怕的是前面的人趕到了，若要問你們五個人到後樓作甚麼來，又怕自己沒有可說的，司馬良雖然把賊人拿住，打算到前面前去報信，訴說經過之事，自己這才轉身形，夠奔樓梯，他這一奔樓梯不要緊

，楊小香，楊小翠，洪玉耳也。想上前而去報信，五個人一齊夠奔樓梯，彼此亂擠亂碰，嘖嘖嘖一齊跑下樓梯。夠奔西邊夾道，將來到西邊夾道的當中，就見高麟鄭奎二位員外由前面而來，書中代言，高員外皆因盟兄洪丙南不久必到，他可就沒回自己的東院，自從安置貝勒爺大家安息在西配房，他與鄭員外夠奔上屋，到屋中相商盟兄來到的時候，當中這所院子怎樣的安置，因此哥兒兩個在上房屋中有家人伺候，一面喝茶，一面談論此事，弟兄們正在相商之時，猛聽得後院喊嚷一聲有賊，這一聲可把鄭奎吓了一跳，准知道後樓上有愛女與丫頭婆子，倘若真鬧賊，有了意外，這便如何是好，自己聽見這一聲，連兵刃都未拿，站起身形向外就走，高麟在後面相隨，弟兄們從離上房，下台塔石，來到西夾道，正往前走，就遇上五位小英雄由後面飛跑而來，鄭奎一見他們五個人，迎面而來，以為他們不知道是小姐的後樓，無心中走到後面，在那裏淘氣，二位員外怒氣勃勃伸手將司馬良等攔住，問道，你們五個人上後樓作甚麼去啦，夏九齡接着說道，您到後邊看看去吧，後面鬧賊被司馬良捉住啦，還在樓上網着呢，鄭奎聞聽將手一放，衝着他們五個人哼了一聲，弟兄二人帶着家人向後面去了，這五個人順着西邊夾道，來到西廂房，房沿下，見鎮東俠懷中捧劍，童林懷抱雙鉞，貝勒爺此當中曲着腰，用手提鞋，這三位因為甚麼出來呢，他們三人尙且未能安息，貝勒爺在北裏間脫鞋上炕，盤膝而坐，鎮東俠陪着貝勒爺說話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後面喊叫有賊，不由得心中一陣難過，看着童林心中想道，我們即為俠客，初次來到人家宅院，就趕上今夜鬧賊，總是我們弟兄名譽不真，枉稱俠客，想到這裏，也未與貝勒爺童林商議，回手掣劍，童林見老俠客掣劍，向外就走，不知老哥哥是何用意，跟着打包裹亮雙鉞，也就跟出來啦，貝勒爺見此光景，也就由坑上跳在地下，沒有工夫提鞋，場啦着兩隻鞋，來在廊沿下，就見本家的二位員外夠奔西夾道去了，因此貝勒爺站在那兒提鞋，其實鎮東俠出離屋中之時，就見高鄭二位員外由上房出來，夠奔西夾道，只因二位員外並未要求，自己不能眼

隨二位員外夠奔內宅，故此與童林站在此處聽裏面的動作，倘若裏面賊人勢衆人多，然後再命家人引路夠奔裏面，協助員外拿賊，這是鎮東俠作事的一番慎重，就在這個工夫，五位小英雄由後面而來，鎮東俠一看，他們五個人慌慌張張，老英雄心中就明白一半，不問可知，這五人淘氣不懂的禮法，跑到人家後面去啦，內宅的人不認得他們，拿着他們當賊啦，果然若要如是，回頭必當嚴管，等到五人臨至面前，鎮東俠問道，夏九齡你們無故往人家內宅去作甚麼，夏九齡趕緊答道，帥伯若問，只因裏面鬧探花賊，這個賊字尙未說出，被鎮東俠惡狠狠的唾了一臉吐沫，跟着說道，呸，滿口的亂道，鎮東俠不能不唾他，皆因員外內宅這探花二字說不得，與內宅婦女名譽有關，夏九齡年輕不懂得事務，鎮東俠方手唾了他一口，鎮東俠又把夏九齡叫到近前，細細的盤問，後面因何鬧賊，夏九齡又不敢不說明說，遂把弟兄五個人在西院小便，賊人出西牆而來，前後的始末，細說了一遍，鎮東俠將話說完，向夏九齡噴道，汝五個人還不後站，鎮東俠雖然聽夏九齡一片言詞，心想後面有這件事便罷，若後面沒有這件事再打不遲，鎮東俠陪着貝勒爺在廊沿下，等的工夫不小，方才見二位員外由夾道轉過來，書中代表，二位員外帶着家人夠奔小姐的後樓，家人不敢上樓，管家帶着家人在樓梯下等着，二位員外順着樓梯上樓，來到樓上面廊沿下，就見樓板上網着一個人，鄭奎伸手將賊提起，順着樓梯下樓，交與管家的命家人將賊人身背後的刀解下去，好好的命人看守，休要叫他脫逃，員外將話交代明白復又上樓，站在樓門外，鄭奎痰嗽一聲，說道，你們不必驚慌，不是咱院內鬧賊，是街坊家鬧賊，跑到咱們院裏來啦，已竟拿住啦，不必害怕，又叫道，乳娘你們把屋中燈燭收拾好了我還要到屋內看看姑娘吓壞了沒有，把房門開開，太太平平的這是怎麼說的呢，無故的街坊家鬧賊，還算好乳娘膽量不小，方才外面鬧賊的時候，可把姑娘吓着了，姑娘藏在帳子後面躲避，乳娘隨着就把燈息啦，小丫頭們一個個東藏西躲，乳娘聽外面的動作，就在這個工夫，聽外面員外來到，在屋中這才把心放下去，乳

娘說道，員外稍爲等等，容我們把屋中收拾收拾員外再進來，乳娘在屋中找引火之物，將燈先燃着，一看小丫頭們一個個吓的，也有躲在床底下的，也有在桌子底下蹲着的，小如與乳娘藏在蚊帳之後，哆唆成一團，乳娘趕緊過去把小姐扶起來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房中收拾乾淨，乳娘這才開門，乳娘開門時候，外面劉氏安人帶着丫頭婆子早就來到啦，原來鄭奎之妻劉氏安人，在東院居住，夜間聽說女兒房中鬧賊，可把老安人吓壞啦，聽說此事不顧命的帶了丫頭婆子夠奔後院，安人到了，員外早就來到多時，夫妻見面，員外低言細說方才的經過，故而聲音小，高員外鄭員外同安人說話，房中可是聽不見，以至乳娘將門開開，才看見員外與安人同高員外一同到此，乳娘將身往旁邊一閃，請安人同員外一同進到房中，此時姑娘已然知道將賊人拿住，父母業已到此，還有盟伯跟着來啦，姑娘此時也就不害怕啦，帶着丫頭往外迎接，見着盟伯父母行禮已畢，在旁邊一站，員外看姑娘這個樣兒，心中也有些個難過，婦女的關係又沒有別的可說的，無非用溫語安慰安慰，可是暗含着囑咐安人在姑娘身上留心，怕姑娘心窄，生出別的原故，安人應允，員外將事情安置好了，這才同高員外夠奔前面，由後樓上下來，夠奔西面夾道，這麼個工夫，管家的迎着員外回稟，拿住的賊人現在已然押在前院聽候員外發落，還有一件事回稟，方才東院也不是怎麼知道，咱們這兒鬧賊啦，韓老安人先打發人前來問問，我隨後就到，前來看看姑娘，鄭奎聞聽，只得點頭，弟兄二人帶著家人，由西邊夾道將轉過來，就見二位俠客同着貝勒爺，帶同五位小英雄在西廂房房沿下站立，此時鎮東俠與童林，早就把兵刃收拾起來啦，見二位員外由後面而來，貝勒爺帶二位俠客向前迎着員外說道，後面鬧賊怎麼樣了，我等不放心，鄭奎帶笑說道，後面的事情倒沒有甚麼事，請衆位到上房中再談，貝勒爺點頭，衆人隨同二位員外一同來到上房，到上房大家彼此落坐，家人獻茶，鄭奎這才向夏九齡問道，方才是你們那位少爺拿住的賊人，夏九齡此時不敢多說，遂向員外說道，您若問此事，是我師兄司馬良拿獲的，鄭奎

復又向司馬良問道，少公子你們幾個人如何拿獲的，你要與我說來，司馬良看了夏九齡一眼，自己又不敢不說實話，司馬良遂將弟兄五人在西院小便，恰遇賊人，由西牆跳入，就把自己率領他們弟兄四人，跟踪在後，在樓上怎樣拿賊，前後事又細說了一遍，鄭奎看了司馬良，還要問話，就在這個工夫，貝勒爺說道，鄭老員外方才我聽，司馬良所說的話，這個賊也真可惡，賊人現在那裏，鄭奎說道，現在外面命家人看守，貝勒爺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把賊推進來，我倒要看看他，鄭奎聞聽，吩咐家人將賊人推到屋中，家人聞聽，答應了一聲，轉身形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就見家人先把籠籠捲起，外面四個家人推着一個賊人，推推擁擁，推到屋中，貝勒爺一看，這個賊人長的真凶，身體長的不高，頭上青絹帕罩頭，斜勒麻花扣，週身一身青，脚下洒鞋，貝勒爺焉能看得真這種夜行人，生的面目凶惡，將然要問，就見鎮東俠向家人擺手，說道，快與我推出去，家人聞聽，仍然將賊人推到外面去，鄭奎在旁邊看着詫異，遂問道，老俠客適才要問賊人的來意，因何不問就將賊人推出去，這是怎麼回事，鎮東俠捻髯微笑，說道，請員外附耳過來，鄭奎一探身，鎮東俠在鄭老員外耳邊低言說了幾句，鄭老員外點頭說道，總是老俠客高明見所不及，趕緊把家人叫過來，在家人的耳邊低言說了幾句，家人答應一聲，說道，緊遵員外之命，轉身退將出去，鄭老員外復又落坐，這個事情，這麼一辦，連貝勒爺也鬧的糊裏糊塗，那麼鎮東俠與鄭老員外說些個甚麼呢，書中暗表，一來是鎮東俠高明，再者鎮東俠認識這小子，若憑鎮東俠堂堂的俠客，怎麼會認識採花的淫賊呢，這其中有個情由，這小子住家離巢父林甚近，他住在巢父林東北八里地，李海塢的人氏，他姓柳，單字名玉，江湖人稱着撥草尋花客，他往這裏作甚麼來呢，皆因他有哥哥，名叫柳未成，外號人稱窗前一枝花，他這個兄長在雲南八卦山，後山充當一座小寨主專管的是後山採藥材的嘍囉，每年必要到家中送銀子，今年並未回家，那麼怎麼能會到家呢，前文業已表過，火焚巢父林，吳得玉，柳未成二人被鎮東俠結果性命，鎮東俠命客

人將二人死屍掩埋，那怎麼會回得去家呢，柳玉他們家裏可不知道，柳玉跟家裏商議好了，打算去至八卦山，尋找他兄長，家中也很願意，他本是採花淫賊，由打家中起身，沿路之上，這小子所作之事，真是萬刮尤輕，無惡不作，往前行走非只一日，這一日行至在桃園縣地面，正值禾稼正盛，行至在一個村莊，後面有一條小道，一看夠奔西南，將走至在西莊牆外，聽裏面有呼丫環的聲音，柳玉聞聲扭頭觀看，見後樓上有一女子，微露半身，下爲牆所隔，女子長的真是貌美多姣，丹青難畫，柳玉心中暗想，常言有句話，僻巷出好酒，一個村莊真有這樣美貌女子，哈哈，真是我運氣來了（搗得勁才到）不如我暫且找個樹林，等到夜晚之間，收拾緊身利便，前去採花作樂，真是造化來了，這小子越想越高興，遂在西面找了一個樹林子，坐在那裏，直等到天黑，忽聽得村內將交初鼓，他就收拾夜行衣，將夜行衣換好，人家採花總在三更時份，皆因他心急，他就在初更將過，他就趕奔莊內而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命中衝犯五鬼，他也想不到保鏢的住宅，可巧是鄭奎的住宅，偏巧五位小英雄，正在西院溺尿，這就是賊人要報未報，時辰未報，報應臨頭，被獲遭擒，也是他命該如此，又遇見鎮東俠認識他，要依着鄭老員外的主意，問明白了，明天一交官治罪，鎮東俠與鄭老員外的主意，當着衆人在此不能問他，若要一問他，他說出採花二字，於鄭老員外臉上無光，若要交官府當堂審訊，他供出採花與小姐名譽有關，那麼怎麼辦呢，鎮東俠出的主意，命員外多賞家人幾兩銀子，在莊子後頭，地邊上叫人家深深挖一個坑，把這小子頭朝下一埋，就算種起來啦，種起來是別名，正說就是活埋，趁着黑夜之間，無人知曉，就把這件事情庶蓋過去啦，這個事情人不知鬼不覺，鄭老員外一聽，這主意很好，真就按着那麼辦啦，衆人焉能知曉呢，以至貝勒爺忍不住，向鎮東俠一問，鎮東俠不能不說，鎮東俠這才將此事對衆人說明，大家才知道鎮東俠的用意，此時天氣仍然尚早，二位員外恐怕貝勒爺歇不過來，仍然請貝勒爺安歇，二位俠客只得隨同貝勒爺，帶同五位小英雄夠奔西廂房裏安歇

去了，獨有鄭奎高麟不能安歇，一面吩咐家人前後嚴加防範，二位員外將兵刃預備在手下，前後院尋查，恐怕賊人有黨羽前來攪鬧，好在並沒有動作，整整的一夜，頂到天亮，老哥兒兩來到上房屋中，命家人打臉水淨面，梳洗已畢，二位員外這才由上房屋中出來，夠奔西廂房，又不好呼喚，站在外面痰嗽，其實裏面貝勒爺與二位俠客早就起來啦，五位小英雄正在裏面伺候貝勒爺，貝勒爺聽外面有痰嗽的聲音，跟着也就痰嗽了一聲，就聽外面有人說話，說道，貝勒爺起來了嗎，貝勒爺在裏面接聲說道，起來啦，又聽外面說請大家上房屋裏坐吧，貝勒爺聞言，站起身形，帶領衆人出西廂房，就是高麟鄭奎站在台階指手往上房讓，貝勒爺含笑點頭，一同夠奔上房，單有家人伺候大家淨面梳洗，大家梳洗已畢，散座吃茶，惟有鄭老員外手擎着茶杯，目不轉睛的觀看司馬良，看的司馬良心中發毛，貝勒爺拿着茶杯，正自吃茶，猛然看見鄭老員外這樣神色，常言有句話，伶俐不過光棍，聰明不過帝王，貝勒爺早就看出七八分來啦，貝勒爺心中暗想，不問可知呀，必是昨夜晚間，司馬良搭救他女兒，捉拿淫賊，再者司馬良又是兩位俠客的弟子，你說人品五官像貌，論武藝都好，大概鄭老員外有意將女兒許於司馬良，奈很難自己求，我們又是初次相交，員外又不好啓齒，莫若我看兩家俱是清白門戶，我何不執斧伐柯，作爲兩下冰人，成全兩家的好事，貝勒爺將茶杯放於桌上，看見鄭奎正在出神，遂叫道，鄭老員外，鄭奎猛然聽見，貝勒爺呼喚，趕緊換容帶笑，口中說道，貝勒爺，您有什麼事，願聞高論，貝勒爺帶笑說道，鄭員外你看司馬良品貌如何，鄭老員外聞聽，心中也就明白啦，知道貝勒爺猜出自己的心事，自己雖然有女，尙且未能許人，皆因高門不成，低門不就，今聞貝勒爺之言，正中自己的心懷，趕緊答道，爺，據我看司馬良人品像貌無可選擇，您老人家以爲如何，貝勒爺含笑說道，論起來我尙年幼，不當爲此，如今你兩家門當戶對，我情願作伐柯之舉，員外你心意如何呢，鄭老員外聞聽，趕緊站起身形，抱拳說道，懇求貝勒爺美意成全，我是求之不得，貝勒爺聞聽說道，

員外只管放心事成在我，童林在旁邊一聽，心中說這倒好，貝勒爺倒不白吃人家，帶管說媒拉線，就見貝勒爺向司馬良點手呼喚，叫道，司馬良你過來，我有話問你，司馬良聞聽，不知有甚麼事，趕緊來到貝勒爺面前，說道，爺您有甚麼事吩咐，貝勒爺說道，我倒是沒有別的事，我問問你，定過親事沒有，司馬良聞聽此言，臉上一紅，可稱得起雙頰帶赤，含羞說道，小子自幼隨伯父在玉頂九龍觀學藝，後來才拜我的老師，並未定過親事，貝勒爺說道，很好，今鄭老員外家中有一小姐，尙未許人，長的很好，女工針黹甚佳，可稱得起扎拉扣綉，刺綉打朵，無所不精，可稱得起上炕一把剪子，下地一把鏟子，剪子是大裁小剪，鏟子是司於中饋，作菜作飯全行，受過他娘親的教訓，還識許多文字，在家中常看聖經賢傳，廣覽烈女傳，知三從，曉四德，可稱得起一位窈窕淑女，我既然爲媒，你就當面應允，可也沒有別的說的，司馬良聞聽不敢答言，用目看着老師童林，童林看着貝勒爺心中暗笑，心中說人家姑娘的事情，他老人家也不曉得怎麼知道的，真是媒婆媒婆，不圖賤錢只圖吃喝，就圖人家款待一頓酒飯，就支使得貝勒爺，瞪着兩隻眼睛撒謊，又聽貝勒爺說道，司馬良你是認可不認可，快說，司馬良被貝勒爺擠兌的沒有法子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貝勒爺小子實不敢承認，一來未能稟知小子的伯父，再者未能通稟小子的恩師，豈敢擅自定親，貝勒爺您老人家，多多原諒，貝勒爺聽司馬良用言分辯，把臉往下一沉，口中說道，胡說，我在當中爲媒，難道我就作不了你伯父嬸嬸道長司馬空的主意嗎，今有你師傅童林在此，他敢駁我的面子嗎，鎮東俠在旁邊看着，暗笑，心中說道，世界上還有瞪着眼睛作媒的嗎，我此時先別答言，倒看司馬良怎麼樣，就見司馬良用目看着老師童林，童林衝着司馬良點頭，司馬良會意知道師傅都不能作主，這個事情一定駁不了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既然是爺作主，小子不敢不應，願聽貝勒爺的吩咐，貝勒爺鼓掌大笑，說道，倒是小孩子一吓嚇就成，遂又向鄭奎說道，我這個人作事必要作得完全，先給你們爺兒倆見見，貝勒爺將話說完，將椅子擺正，

把司馬良叫過來，命他參見岳父，司馬良不知道怎麼個稱呼，回頭問夏九齡，相見的時候應當稱呼甚麼，夏九齡生來的淘氣，本應當稱呼岳父泰山，他偏不那麼告訴他，夏九齡在司馬良耳邊低聲說道，你稱呼他泰山石敢當，貝勒爺此時帶着司馬良，命他與岳父行禮，司馬良真按着夏九齡的主使，衝着鄭老員外跪倒，口中說道，泰山石敢當在上，小子司馬良有禮，貝勒爺在旁邊一聽，明知是夏九齡的壞，在旁邊趕緊答言說道，不要胡說，泰山石敢當是怕石匠，你應當呼岳父泰山在上，小婿有禮，司馬良聽貝勒爺之言，明知道上了夏九齡的當了，趕緊把口改過來，說道，岳父泰山在上，小婿有禮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樂的鄭奎手舞足蹈，伸手忙將司馬良一攙，說道，賢婿請起，司馬良跟着就站起身形，貝勒爺又向司馬良說道，你們翁婿既然是相見已畢，多少你可也得拿出點定禮來，不拘甚麼物件全行，此時雖然不能夠迎娶，那時咱把事情辦完，同着你師傅入都之後，再擇吉日成禮，你有甚麼定禮拿出來，我交與你岳父，司馬良說道，跟爺回稟，我並沒有甚麼貴重的物件，貝勒爺說道，不用甚麼貴重的物件，只要是物件就可，司馬良正自爲難，夏九齡從旁插言說道，你既沒有物件，你不會把金鏢取出一支，以作定禮嗎，貝勒爺聞聽說道，很好很好，那麼着你就取出一支來，司馬良聞聽，萬般無奈，拿過包裹來，打開包裹，由鏢囊之內，取出一支亮銀鏢，先把鏢尖子上毒藥取下來，用紙包好，仍然放在鏢囊之內，將這支鏢雙手捧至貝勒爺面前，貝勒爺命家人取一塊紅袖子，將鏢包好，獻於員外面前，口中說道，金鏢爲定，以作標準，員外你拿到後面存放，員外雙手接過來，放在當中後案之上，回頭吩咐家人，到後面命乳娘前來將定禮拿到棹面，家人轉身出去，貝勒爺與二位俠客與員外賀喜，高麟也與盟弟道喜，貝勒爺說道，員外今日喜星臨門，小姐的紅鸞照命，這一盃喜酒，我是一定要喝，童林在旁邊一聽，心說，貝勒爺這頓飯是准吃上啦，其實貝勒爺倒是不爲吃這頓飯，頭一件是貝勒爺喜愛英雄，二一件是貝勒爺一陣的高興，這也是大家福分所至，若不是貝勒爺高興，求